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二辑）



祖保泉 诗文理论研究论集

ZU BAOQUAN SHIWEN LILUN YANJIU LUNJI

祖保泉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二辑）



祖保泉 诗文理论研究论集

ZU BAOQUAN SHIWEN LILUN YANJIU LUNJI

祖保泉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胡志恒

装帧设计:丁奕奕 欧阳显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祖保泉诗文理论研究论集 / 祖保泉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9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第二辑)

ISBN 978-7-5676-2651-5

I. ①祖… II. ①祖…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206.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6951号

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资助出版

祖保泉诗文理论研究论集

祖保泉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 241002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00×1000 1 / 16

印 张: 29.25

字 数: 449千

书 号: ISBN 978-7-5676-2651-5

定 价: 79.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陈望道、郁达夫、朱湘、苏雪林、朱光潜、周予同、潘重规、宗志黄、张煦侯、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1个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在岗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8

人，副教授35人，博士55人。2010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8项（含重大招标项目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9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八十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21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关心文学院发展的朋友常常问我们：“你们自己说师大文学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有什么可以证明呢？”是啊，校址几经变迁，由安庆至芜湖至合肥，最终落户芜湖；校园面貌日新月异，载有历史积淀的老建筑也已被悉数推倒重建，物化的记忆只能在发黄的老照片中去追寻。能证明我们悠久历史的，能说明我们深厚底蕴的，唯有前辈学者留下的字字珠玑的

精彩华章。为此，我们特别编选了本辑文集，文集作者均是已退休的前辈学者，他们有的已驾鹤仙去；有的虽然年岁已高，但仍笔耕不辍。这些优秀成果，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砥砺我们人格的源泉，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是督促我们奋进的动力。

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

储泰松

二〇一五年八月

择路·敬业·自省（代自序）

感谢文学院为我举办“从教五十五周年暨八秩寿辰庆祝会”。近两天，我频频收到来自北京、合肥、宣州等地的祝贺电话、电报，使我时时感到友情的温暖，今天，承蒙校领导、院领导和诸位女士、诸位先生出席这个会议。如此深情厚谊，教我如何回报？我左思右想，愿在这里郑重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力求对得起我的学生，对得起我这一生！

我生活在中国由救亡图存走向安定的和繁荣的伟大时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有辛酸，也有喜悦。这种生活历程，我以六个字概括之：择路，敬业，自省。这三点算是我的人生哲学。

一、所谓“择路”，即我顺应时代要求而选择人生道路

在蒋介石溃退江南、企图凭江顽抗的1948年底，我由一所中学请假回家（在游击区），寻找投身革命机会。不到一星期，便有地下党员乘风雨之夕，找上门来，我俩交谈，一拍即合。从此，我走上人民教师的光荣道路。

我是学中国文学的，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前，为混饭吃只能改行教初中英语，学非所用，更谈不上什么专业前途。在当时的南京，大学毕业生拉板车过日子的颇有其人，我能改行就业，保住“大学毕业生”招牌，算是不丢父母的面子。新中国成立后，领导让我在中国文学专业领域驰骋，教

专科班“中国文学史”“中国语文概论”，我奋力拼搏，被学生们接受了。1952年秋，安徽省师范专科学校并入安徽大学，从此我正式成为安大中文系的教员，经历讲师、副教授、教授台阶。我在系里，教过“现代文选及习作”“文学概论”“文学批评专题课”“毛主席诗词”“《文心雕龙》”“历代词选”等。我出版了几本书，如《司空图诗品解说》《文心雕龙解说》等，都是根据教学笔记整理成书的。“解说”者，就原文“解”而“说”之，正有“教学”特色。

我叙述教书经历，意在申明一个大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缔造的新中国，才有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才有我在专业领域里驰骋的疆土！我敢说，这是我的同龄人的心声，在我国的各行各业里都有类似的事实为我作证。

二、所谓“敬业”，即我能专心致志于教书职业

社会上各种职业的就业吸引力，对我来说，“人民教师”四字的吸引力最强。我的敬业行动表现在自站大学课堂之日起，一直到今天，一定要写好讲稿才上课——讲义发到学生手里才上课。我着意在教学的质与量上追求深度与广度。坦率地说，我开始如此行事，是形势所逼。——由师专调来的“教员”，侧身于“教授”之间，怎敢不努力备课？又，我确实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侮辱。事实是：旧大学里，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也有买空卖空的江湖教授。旧安大中文系即如此。我一来安大，教“现代文选及习作”，理所当然地参加“现代文选及习作教研组”活动。当领导通知开会时，我和另一位来自师专的谭先生按时到会，却遭到教研组长拒绝，当面宣称：“我这组没有你们两个。”我与谭当然掉头就走。好家伙，“教授”摆个架子让我们看看，我们能不深入备课，争取在课堂上站住脚？！特别到1953年夏，与我同时由师专并来的陈老（原系交大支援皖北的）、薛公、谭公相继调出中文系，这对我来说，就是严重警告！怎么办？拼吧，只有在备课上拼搏，才有立脚点。

又，榜样的力量时时策动我奋力拼搏。张涤华师授课，勤于写讲稿，字斟句酌，有条有理，因而深受学生拥戴。我向老师学习，乃是天经地义，故能持之以恒。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备课写讲稿的实践中，我深切地体会到，这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唯一的可行之路。当教师，光上课，不搞科研，一份老讲稿，宣讲三五年，不免有点“匠气”，不可取；光搞科研，不接受上课任务，不“讲”不“授”，那还算什么讲师、教授？只有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才是合情合理的正常道路。

在大学，搞文科，如果说，教师所讲授的问题，全是不值得深入研究的，那末，我不妨直言拜上：你应该掂量一下自己的为学根基，或省视一下自己的为学态度。

我来安师大中文系，历时48年，行不由径，由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历阶前进，这动力，应该说来自我的敬业思想。

三、所谓“自省”，指定期检查自己的言行

作为一个教师，在为学与做人两方面当然是自省的重点。

就为学说，当我大学毕业后，自省我为学的根基不深，论学术，还沾不上边。究其原因是个人生活经历造成的。中学生时代，我是流浪青年，爱好文学，梦想当作家，有习作在沅陵《中报·民间》《国民日报·文艺新地》上发表；然而学习有偏向、不踏实，自己心里是明白的。入大学后，才开始学习五经、四史、老庄、荀韩、楚辞汉赋、八代诗选、唐诗、宋词等，所涉不深，悔之已晚，只待亡羊补牢。

又，流浪汉上大学，要打工挣钱补贴伙食费，因而不能专心钻研功课，学习成绩平平。那四年里，我为他人作嫁衣裳，统计起来，至少也花掉一年时光。

再又，我调到安大两三年后，刚站住脚，就被任命为“系三人小组”（集体领导）秘书，任务是“起调解作用”；1955年春，才34岁，即被任命

为系副主任，文革后为系主任——系行政工作多而杂，花掉我多少时间！打杂，不能专心钻研业务，有时还遭受白眼，我心里难受！

自知为学根基不深，便时时自我警告：在为学征途中，只有拼搏，别无他法。学问是假借不得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能清醒地自知为学根基不深——这点认识，使我终生受益。

就做人说，我要做个什么人，就是个大问题，值得时时自省。我曾这样告诫学生：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以言行作笔，一笔一划地刻画起来的。纸上的墨迹遮掩不了他在别人心目中的美丑——反求诸己，我是这一席话的实践者吗？

为了站在学生面前，我是个“老师”，便多方约束自己，为自己立下“一不”“二不”“三不”“四不”戒条，略举事实加以说明。

“一不”：一定不干违背国家法令的事，虽有顶头上司加压力，也顶住不办。作为一个人，要有良心；作为一个党员，要有良心。让我说得稍稍具体些。在座的老教师总还记得，1959年全国高考后，中学搞评比，福建某中学被评为全国第一名，安徽某中学被评为第二名。1960年高考阅卷评分时，我省某厅长，批评语文阅卷组把分数压低了，并下令辞退三位阅卷教师——杀鸡给我这个小猴看。他竟敢急不择言，说“高考评分标准，仅供参考”。我，身为语文阅卷组（300人）组长，绝对听不进这话。对全国统一的标准不遵守，意欲何为？于是，下决心顶住不办！充其量，摘掉我头上的半顶乌纱帽（中文系副主任）而已。对我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清早，省高考阅卷办公室负责人笑咪咪地告诉我：教育部急电通知，今年不搞任何评比，各省应实事求是评分。我和三百位阅卷教师闯过“难关”，照常工作。就这件事，我当时警告自己：生而为人，脊梁骨应该是直挺挺的。否则转眼之间，就会变为同事们眼皮下的小丑！

“二不”：不卑不亢，我认定这是正常人的处世准则。在我的工作圈子里，接触的是校领导，或者是省级文教工作负责人，还有同事（教师）和学生。我周旋在他们当中，有个本质特征：“教师”——一个教学人

员。为人贵在以诚相待，对上级，要有敢说真话的品格，说真话才能实事求是地共同研究工作，发展事业。身为下级，没有什么欲求，对上何卑之有？对同事（教师），人人各有专长，在各自的岗位上教书育人，我这个来自农村的“教员”，怎敢以“亢”待人？对学生，应该不要忘记自己是“教师”。教师在学生面前傲气凌人，正说明他自己教养不足，不自爱，别无其他。为自爱，我从来不敢在自己的学生面前指手画脚。我和许多当年的学生、今日的同事（包括一些在中学任教的校友）结为同行挚友。刚才有位先生说得很中肯：“祖老师是位‘教师’，无权无势，然而我们从外地赶来，参加庆祝会，为的就是表达令人难忘的师生情谊！”我说“师生情谊”的支点就在于为师的以不傲慢的神态对待学生。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规律，不容为师者不理解。

“三不”：不贪、不馋、不懒，自然身心安乐，延年益寿。我以为这是老年生活境界问题。清静自守，不结伴营私，就不会沾染贪、馋病；能看书就看点儿，能写就写点儿，这是锻炼自己思维活动的妙法，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症。

“四不”：不为个人的“帽子”“票子”“儿子”“房子”向组织伸手。不食嗟来之食，可谓历久成性。这在我，已是历史，不多说。

最后，让我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深厚情谊，使我理解“教师”二字在人心目中有如此分量。我一定活到老，学到老，力求自己不成为老废物。谢谢！

[本文系作者在“从教55周年暨80寿辰庆祝会”上的答词，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目 录

“龙学”研究

《文心雕龙》下篇篇次组合试解	3
对《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17
“文之枢纽”臆说	27
略论《文心》的常变观	37
《文心雕龙·原道》臆札	51
《风骨》臆札	61
说“定势”	72
说《事类》——读《文心雕龙》手札	81
《隐秀》释义	94
《文心雕龙·物色》小札	105
《文心雕龙》纪评琐议	113
试论杨、曹、钟对《文心》的批点	127
现当代《文心雕龙》五学人年表	144

司空图诗文研究

《司空表圣诗集》由来考	177
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札记	187

《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	203
《二十四诗品》是明人怀悦所作吗?	219
再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	225
答张灿校友问——讨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	241
对宋元人关于《二十四诗品》记载的考证	256
“《戊签》七十四”中的互见诗考辨	268

诗词研究

论龚定庵词的艺术特色	283
试论况周颐的词	296
关于王国维三题	312
试论王国维的词	332
漫议王国维的“意境”说	339
读吕碧城词札记	350
试论刘永济的词	390
《张孝祥词笺校》读后	406
读《蠲戏斋诗活》小札	417
漫议旧体诗、新诗的继承与革新问题	430
编后记	441



『龙学』研究

《文心雕龙》下篇篇次组合试解

对通行本《文心雕龙》五十篇的分卷提出疑问的是清代四库馆臣。对五十篇中的下二十五篇篇次提出疑问的是现代学者。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开明书店1936年版）中主张更动《练字》《物色》的篇次。其后主张更动《物色》篇次的又有两三人。近几年郭晋稀撰《〈文心雕龙〉的卷数和篇次》一文，主张对下篇篇次大加变动，并在他的《文心雕龙注译》中按照自己理解的次第重新编排，以为这才是“还刘勰原书的本来面目”。对更动通行本篇章次第持反对意见的亦相继有人。牟世金撰《〈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初探》，从全书的理论体系上说明了对通行本篇次的看法。王运熙撰《〈物色〉篇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问题》，阐明置《物色》于《时序》之后的理由。日本学人安东谅撰《〈文心雕龙〉下篇的篇次》一文，说他和牟世金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立即产生了共鸣”，并对牟文“作一补充”。我对主张更动通行本篇次的意见，思之再三，不敢苟同。今受牟、王两文的启发，拟就《文心》下篇篇次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

关于《文心雕龙》的篇次问题，刘勰在《序志》篇中作了鸟瞰式的说明，他说：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搞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怵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清代四库馆臣，根据刘氏的这段说明，对五十篇分作十卷，提出了疑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其书《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论文章体制；《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论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为五十篇。据《序志》篇称上篇以下、下篇以上，本止二卷。然《隋志》已作十卷，盖后人所分。^①

显然，这个疑问提出的依据是《序志》篇中所说的“上篇以上”“下篇以下”云云。这有点道理，然而也只是道理的一面。

说四库馆臣所提出的怀疑有点道理，那是因为《隋志》记载书目，从头至尾，皆只记“卷数”，不记“篇数”（不像《汉书·艺文志》那样，或记篇数，或记卷数）；对《文心》，记为“十卷”而不说“五十篇”，乃是全书记载规格决定的。说四库馆臣所说的只是一面道理，那是因为他们不曾思考：如果《文心》“本止二卷”，那便正合《隋志》记卷不记篇的规格，而《隋志》因何不记作“二卷”呢？这也是有道理的疑问嘛。而且还应该考虑到：《隋志》的撰写者于志宁（588—665）、李淳风（602—670）、韦安仁、李延寿等都是唐贞观年间的有名人物^②，他们身为史官，能见到当时的官私藏书。他们中多数是继承父业而修史的，他们的父辈于宣道、李播、韦宏、李大师等都是前代史官或有志于修史的人，能见到陈、北齐、北周、隋时的官私藏书。因此，我们不能不注意：于志宁等在

①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2页。

② 参见《旧唐书》卷七十八《于志宁传》，卷七十九《李淳风传》，卷七十三《李延寿传》，《新唐书》卷一百二《李延寿传》，《陈书·韦翊传》，《元和姓纂》韦安仁条，《全唐文》韦安仁介绍。